4

V
B192
S5F17
1549

兩鎮三關通志卷五

大同府紀

地里有定形而首尾之勢分人事有定論而緩急之功較機拳有特宜而變通之極究達于是者其足以語于治乎夫地里至廣也然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燥以墳其產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人事至賾也然邊塞則謹隙漏嚴隄防昌敢勇崇武節大抵爲備胡之策中原則勤力作重農桑風揖讓競禮教率皆夕即安之圖故君子急邊塞而緩中原機拳至不一也然畿輔左右名曰

本根要荒僻遐比之枝葉本根則重藩蔽培殖之方日陳枝葉則輕供給委頓之力必效故君子通變之究重畿輔而輕要荒是何也洽之廣者舉其要圖之變者審其偏其理不得不然也大同西北之區寰壤之脊也分勢于地形得天下之首矣華夷之限用武之國也較功于人事爲天下所急矣

神京在望五百里而近外則扞胡虜以藩蔽乎幽燕內則接并冀以招來乎晉魏究通變之所極有機拳之重矣是故秦漢隋唐有之而不急去都遠也五代趙宋急之而不有陷之胡也遼金蒙古有之急之矣而不足相爲謀非我類也於戲大同之遇莫今日如也紀之而豈徒邪察地里首尾之勢則設險以求安較人事緩急之論則崇防以制變究通變機宜之極則匪懈以存警達于是者真足以語于治乎

唐帝堯和叔來宅

三苗復九黎之亂堯克之于丹水之浦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後復典歲事是爲羲氏和氏乃命羲仲宅嵎夷理東作以啟春中羲叔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宅昧谷理西成以啟秋中和叔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正故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

可得而理

嘗謂古人詳于治天後世詳于治人詳于治天故敬授不遠歲功可得而理詳于治人則法網日密奸詭自此而侈馬遷審正曆元叔向非鑄刑書意謂此也然天體有常而運動不息有常似可數推不息必將差繆顓頊號稱曆宗至堯亦無多歲羲和考測其難已爾而欲以後人之管窺推步之遷就以求中于千歲之日何可得也昔李唐北圭置在蔚州雖其精驗未必如古然求原于天爲近似焉於戲茲非今日之所當講者乎紀和叔來宅有所屬也不然則朔方爲地廣矣豈直雲中乎哉而顧以冠紀也邪意雲中有朔州其尚思義也夫

崇伯鯀來治水

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堯憂之辭臣舉高陽氏子伯鯀堯封鯀爲崇伯使之治水鯀治水始于冀州興徒後作九仞之城九載訖無成功○鯀城今靈丘廣昌山中俱有鯀之治水自冀州始理其脊也且堯都平陽冀州其所急也後禹嗣治亦然故嘗曰鯀之罔績不失于始冀而失于崇防禹之成功不得于始冀而得于鑿龍

門排伊闕方命順性此其所以異與

虞帝舜 司空禹來治水

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爲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復命治水禹傷父鯀績用不成勞身焦思躬執耒耜以爲民先亦自冀州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水出恒山北谷合于滱入易

附禹工先後對

或問禹工先後曰先其下何知曰治湮與止沸同止沸者揚湯不若去薪治湮者崇防不若決注竊意禹之治水必先諸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今雲中之境鯀堤纍纍而禹跡無聞考之于書亦惟恒衛既從一言而已嗟夫雲中地勢天下極高是豈仍須堤防以事障塞邪禹工一施海道無阻則夫雲中自高之水一決注之耳無餘力也朱子曰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東流入于海意與此同也

初屬并州

見宣紀

封恒山

每州表一山爲鎮封恒山以爲幷州鎮○恒山在今渾源州城南

或問封恒曰冀舊鎮霍也分幷而恒始鎮也

帝巡狩至于恒山

五載一巡狩春至于東岳夏至于南岳秋至于西岳冬十一月至于北岳恒山肆覲北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

先儒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是固然矣今考之道里四嶽相去亦不大遠歲可遍也然古今傳者往往曰舜未至北嶽望祭于曲陽故曲陽至今有祠夫古文言至至之也其諸方山川之不能遍至而望祭之者則直書曰望而迺謂至北岳爲望邪上古之時山川間阻固有未通者其于五嶽之大則宜無不通也黃帝都涿鹿戰阪泉已爲北之極陬而何北嶽之不可至邪太史公曰揔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余于飛石之說無取焉

附三曲陽辯　按漢地里志曲陽有二一曰上曲陽屬常山郡註之者曰在恒山北谷即禹貢恒水所出處有恒山祠一曰下曲陽屬鉅鹿郡註之者曰今鼓聚

昔陽亭也晉荀吳滅鼓即此常山有上曲陽故此加下而今真定府復有曲陽縣旣非鼓聚又不在恒山北谷是三曲陽也考之定州志曰曲陽即秦所置曲逆漢因之有曲逆溪在城北曲而西流作挽流狀漢地里志曰曲逆屬中山國蒲水所出東入濡又曰濡水在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今之曲陽爲漢之曲逆明矣今曲陽旣爲曲逆則恒山祠古在上曲陽不在今曲陽也舜之巡狩曰至于北嶽漢武修封還至上曲陽祀恒山皆不在今曲陽也飛石之說胡爲者哉故嘗斷之曰上曲陽以山得名也言在恒山之陽也即所謂在恒山北谷者也曲逆以水得名也言其水之曲而西流也即所謂秦置曲逆漢因之者也上曲陽旣在北谷山行峻絕其廢遂久曲曲聲同而轉逆爲陽後人以其去嶽遠而無徵也復爲飛石之說以文之唐人失河北石晉割燕雲宋人守鎮定舉不能一至嶽下奉玉帛而且便其在曲陽也經千年無更正之者則夫表峙鎮之方備柴告之典復唐虞會同之跡不有待于今日邪曰然則必求上曲陽遺趾祠之與曰何必然也唐虞秦漢都平陽關中車駕自西南而來入山而北故于

山陽之谷建邑置祠今
天子都燕冠蓋俎豆率自北而南亦何必谷中之上曲
陽也修嶽麓掃土之遺正曲逆飛石之繆于渾源州
可也

夏王禹歸冀州

見宣紀

商王湯封同姓爲代子

國于代○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飛狐口北古代國也
今考之在蔚州有廢城

周成王復屬并州

見宣紀

莊王代服于齊

初齊桓公謀伯欲服代管仲曰代之產狐白之皮狐
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
得必相率而求之夫去其本而出入于山林之中離
枝聞之必侵代代見侵必歸于齊桓公即令中大夫
王師比將人徒載金錢之代求買狐白之皮代王告
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貴
買狐白之皮代之福也子急令人求之以致齊金錢
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于是代人處山林之中求狐

白之戊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侵其北代王大恐將其士卒保于代谷之上乃求服于齊○代谷即蔚州南山石門諸谷也上谷以此故加上離枝戎名或曰今河套吉離枝地

何以紀喜變夷也代自穆王以來不修職貢僭號稱王其即夷也久矣盖桓公之謀伯管子之用詭代于是乎復列于會故特紀之離枝之侵不書所以成其美也差夫春秋之時王室既卑荒服不至東南之荆楚西北之戎翟各肆憑陵爲中國患桓公之功在乎尊夏攘夷管子之謀主于安内寧外是故包茅之辭將奉則孤竹之師行孤竹之師未行則服代之謀就其施爲次第猶可想見此所以功重一匡力回左衽爲伯者之盛也然則狐白之詐無非與曰先王之待諸侯也有不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于是有刑法之辟攻伐之兵征討之備威讓之命文告之辭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代之不率豈其不可文告而必爲是險側狡獪之謀以中傷之邪於戲仲尼之門羞稱五伯以此類夫

附代僭王說

夫代之僭王不可知其何時大抵穆王

後也穆王之伐犬戎也荒服不至其後周室愈微遠國愈肆各自僭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伐陵夷以至幽厲而周亡矣故嘗曰荒服近夷終染夷俗道隆後服道洿先叛是故東南莫遠于楚吳於越西北莫鄙于戎翟義渠春秋之時吳楚於越首先僭王而西北亦有大戎王小戎王戎翟王義渠王之號代之僭王蓋亦此時也噫是非中國盛衰之候與然而代不稱王何也曰春秋子楚之意也

元王二年代子會趙無恤于夏屋趙無恤殺代子遂來襲代滅之

初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賢無恤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恒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恒山上求無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恒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大說乃廢太子伯魯立無恤爲後簡子卒既葬無恤未除服北登夏屋時無恤姊爲代王夫人乃請代王會于夏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官因令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使人迎其姊姊登山望其夫泣而呼天磨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山曰磨笄之山○夏屋一名賈屋在鴈門東北磨笄山在蔚州東南

趙氏宿心積慮并代自強不難其女以爲間不有其親以墨衰今日視之何啻虎狼也於戲代以通齊而弱親趙而并始終信人卒蹈不測是則中國爲可羞也紀殺代子于會遂來襲代滅之甚惡之辭也

附磨笄山辯

磨笄之辯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即鷄鳴山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者要皆求之于典籍文字之間而不稽之于道里徒步之下是故語意近真而指摘各異考者轉增疑惑莫可較一也夫代爲蔚地其去濟南遼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可無辯也鷄鳴在蔚東北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之豈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邪况保安上谷屬也春秋之際東胡據之元非代壤而謂夫人者望夫于此自殺于此不亦繆哉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餘里所謂馬頭山者人人知之但不知其即爲磨笄耳而顧他求之可乎又括地志曰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爲較遂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其微求之于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鷄鳴爲是求之以馬頭之名稱則

以長清爲疑盖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于道里徒步之下也於戲舍目前之真徇方外之似天下豈獨一磨笄哉余于是乎重有感也

趙無恤封其兄子周爲代君

無恤以兄伯魯不立復早卒乃封其子周于代是爲代成君

襄子忍于其姊而不忍于其兄逆取于代而順施于趙何者與國所貪而附庸易制也

威烈王元年趙嘉自立于代

無恤以代成君子浣爲後無恤卒浣立嘉無恤弟也逐浣自立于代後嘉卒國人曰嘉立非無恤意也乃共殺其子復迎立浣

嗟夫繼嗣之道不可不慎也自簡子舍長之後趙氏不宴者數傳是故尊尊親親聖人慎焉

二十三年番吾君入朝于趙

趙烈侯好音欲與歌者田以屬相國公仲番吾君自代入朝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忻徐越皆可公仲進之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忻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待以節財儉用察

度功德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忻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烈侯籍浣子是年初命爲侯番吾君史失姓名或曰封于代屬邑若安陽尉文之類

何以紀賢也賢之所過者化矧有進乎或曰畜忻越皆代產也番吾君得之于其素於戲是尤不可忘也

安王十七年趙敗齊師于靈丘

○靈丘地里志曰即今靈丘

靈丘之師竊有疑焉夫齊山東國也其與趙接宜在洺漳邯鄲之間若夫靈丘則山前有常山飛狐之阻山後有北燕東胡之隔未聞其思大衆入深境何以有是戰邪故疑此靈丘齊靈丘也即孟子所言蚳鼃辭之者也趙伐齊而敗之于彼甚爲明順舊史不察以爲蔚靈丘惑也且蔚靈丘以武靈之葬得名則此時趙固未有是邑也又二十四年史有三晉伐齊靈丘事則此爲不須辯矣而張守節史記正義乃復曰彼時蔚靈丘屬齊噫是滋惑也

顯王三十六年趙築長城

從代西至嵐州盡趙界○趙肅侯語

是時雲中未置郡三胡且強故築長城以備之劉伯

莊曰築城自雲中至代意此時趙安得有雲中邪

赧王七年趙趙固為代相

○趙武靈王雍

代自予周之後趙不置君言相主其地也武靈銳志驅逐三胡趙固之相經畧之始也紀之不特賢固云

趙代相固迎秦公子稷于燕歸于秦

是爲秦昭襄王時秦武王卒無子稷武王異母弟質于燕趙迎立之

恤隣美事置君重任也紀之善武靈且賢固也

九年趙致胡兵

於是武靈王議胡服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無舟楫之用西有樓煩林胡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爲守昔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遂胡服招騎射畧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乃命代相固主胡致其兵用以攻代

此中國用胡兵之始也故謹紀之夫言致有所以致之也語在宣紀石晉割地下

十五年趙置雲中九原代郡

武靈南攻中山北破樓煩林胡攘地北至燕代西至

雲中九原于是置雲中九原鴈門郡又于代置代郡

○雲中舊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九原舊城在大同西北即唐攻豊州者

嗟夫宣大之初可得而言也涿鹿軒轅之故都沐德爲深代氏商湯之建國變夏爲易然上谷盤據于東胡雲中九原鴈門沉淪于樓煩林胡則至燕昭武靈始同中國也天子之征伐不行而荒服僭命中國之禮樂衰薄而遐方即夷文德莫修告戒失講于是有竊寇宗國稔禍驪山如犬戎之于幽者矣播其兇雲墟我社稷如山戎之于衛者矣漸事內徙雜種民居如陸渾之于伊洛者矣豈特三胡然哉於戲齊桓服代寓其詭于金錢武靈驅胡奮其力于騎射則所以自爲謀者已失之遠矣豈非世變之可慨者哉

附武靈攘胡說夫武靈之攘胡自謀秦始也蓋其始立秦與韓魏敗趙兵斬首八萬此武靈之所憤也故西置昭襄以結好于秦南使侊富以通和于韓魏而復內招騎射之強外闢三胡之地樓煩可以禮服則遇其王以致其兵林胡宜用兵威則驅其類以空其地由是雲中九原可以直通秦中而咸陽以後危矣究其爲謀非旦夕也然胡服之令初行而大陵之梦

已兆函關之符甫出而沙丘之禍遂行事起于憎愛之微變發于肘腋之近後世憤秦雪者往往感焉豈非正已之功虧而治人之欲速開家之道歉而謀國之願遣也邪故嘗曰齊桓伯而不王其功至于反左衽被髮而不能立一王之治武靈夷而不伯其功至于闢地千里而不能合天下之從管仲伯佐也强國止于其身肥義夷佐也身卒不免于難雖然下甲九原直窺秦中示天下以形勢禮遇樓煩籍其兵力得處變之權宜蓋至是則秦有腹背之虞而胡失連衡之勢矣此亦後人所宜知者也

趙築長城

武靈已破胡置郡乃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陰山在朔州塞外高闕在五原北兩山相對如闕甚高

十八年趙主父至代

遂遇樓煩于河致其兵臧中山于是代道大通是年主父在代楚懷王自秦奔于趙趙王何以主父在代不敢受秦執懷王以歸○武靈十七年傳位少子何自稱主父

趙主父封其長子章爲安陽君

○安陽縣名即定安見宣紀

此趙禍之始也于是武靈之伯業隳矣紀曰封其長子爲君奪嫡耦國罪無所逃所以垂將来戒也不但以其君我也

二十年趙安陽君章入朝于趙

初武靈以長子章爲太子及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立何後傳位何至是章入朝主父令何視朝而已從旁觀之見章傔然也反北面爲臣詘于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宮章與其徒作亂殺相國肥義公子成李兌以兵討章章奔主父主父納之成兌遂圍主父章死圍不解主父餓死

何以紀章往自我也亦以正何章君臣之分也此義行其嚴于討賊乎或問分王曰無濟也武靈不先其子以敦睦孝友而使各失其位相怨一方分王則將日尋干戈參商俱斃矣故曰仁義之外無餘功孝弟之外無他效也

四十二年東胡寇代

殺掠吏民

或問趙并代爲郡取非其有也東胡之入即書寇乎

曰克類所以律中國謹微所以嚴外夷不以苟安弛自强不以内愆忘外備謹之至也

五十五年楚人取靈丘

長平之坑秦圖趙邯鄲急平原君入楚求救楚救至秦圖解趙乃以靈丘封楚相黄歇○趙孝成王丹

夫合從爲楚非爲趙也歇可專其功以邀賞邪且存趙之功莫大于信陵鄗爲湯沐公子辭焉而歇可有靈丘之封邪蓋自權臣之擅國竊主柄以市恩主兵者之專利籍外黨以自殖于是政逮于大夫而諸侯有以世守之土媚與國之臣者矣鞶幣接于諸侯而大夫有受他國之封爲境外之交者矣書曰楚人取靈丘深誅之也其亦竊取于滅鄫之義乎

趙孝成王十五年封廉頗爲尉文君

○前十年赧王入秦周亡尉文地名張守節正義曰蔚州地

以趙續周猶以燕續周也說見宣紀

燕人來攻將軍樂乘擊破之

見宣紀

附樂乘非燕將辯

卿秦伐趙攻代此燕王喜四年事也考之古說則有不同史記曰燕使栗腹以一軍攻

趙鄗卿秦樂乘以一軍攻趙代趙廉頗擊破栗腹軍于鄗卿秦樂乘軍于代是以樂乘爲燕將也戰國策曰趙廉頗以二十萬禦栗腹于鄗樂乘以五萬禦卿秦于代燕人大敗虜卿秦是以樂乘爲趙將即虜卿秦者也以今揆之燕人山後山前兩軍並發趙安得以一軍禦之且鄗之去代殆千里又限以重山廉頗雖良將安能旣破栗腹于鄗旋破卿秦于代邪古者出軍歸重大將蓋趙以廉頗禦燕而頗復分其裨將如樂乘者禦卿秦功成論功史繫之頗傳者泥之遂成齟齬又見燕將有樂氏如樂間之流因以乘爲燕將則愈失之遠矣今考之趙世家孝成十六年封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命武襄君樂乘攻燕圍其國則乘爲得爲燕將乎故宣紀及此皆以戰國策爲正

十八年尉文君頗延陵鈞伐燕

報鄗代之役○延陵縣名今廣靈鈞上疑有脫字或曰作君

附延陵君考

太史公遊俠傳曰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于有土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然孟嘗春申平原信陵史籍具載姓名可稽獨延陵無聞焉或疑其

爲季子夫子長爲吳世家稱季子仁又曰見微而知清濁閎覽博物君子也烏肯數之遊俠且季子與孔子同時固非子長所謂近世也考之韓子曰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蓋趙自并代之後有延陵久矣尉文安陽每以爲封延陵有君又何疑焉但不知子長所言即此鈞否耳鈞封延陵頗封尉文兵從攻燕必然之理也

十九年割龍兌龍門臨樂易葛武陽平舒于燕

見宣紀

幽繆王五年秋九月代地震坼

地震屋太半壞坼東西百三十步地震坼土分之象也說見宣紀居庸地坼下

六年大饑

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八年公子嘉來奔立爲代王

秦王翦羌瘣盡取趙地虜王遷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奔代乃共立嘉爲代王

王嘉軍于上谷

見宣紀

代王嘉三年秦破上谷軍

荊軻之詐秦益發兵王翦辛勝將而攻燕燕代合兵禦之秦擊破燕代軍

問存代曰夏屋之後代不別君武靈之烈雲中置郡是故趙宗國也存代不忘趙也變夏之感深矣

六年秦人來攻虜王嘉

秦王賁已滅燕還攻代虜王嘉趙亡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置郡守尉監

見宣紀

三十三年築長城

遣蒙恬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修亭障築長城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陰山在五原西安陽北三十四縣不可考大抵在今河套北假亦五原北地漢書王莽傳曰北假膏壤殖穀是也

三十五年除直道

塹山堙谷自九原直抵雲陽千八百里○雲陽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此即武靈所由窺秦欲下甲雲中九原以襲咸陽者也事去時移除爲馳道其孰無豪傑之慨也夫

三十七年秋七月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秘帝喪自直道還

始皇東巡至沙丘崩趙高與李斯謀秘不發喪矯詔立少子胡亥殺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載喪轀凉車中奏事上食如常自九原直道還咸陽

何以紀道九原則我所知也且上書除道存此以示戒也首胡亥即所見以親者爲主也

繫蒙毅于代

始皇之病也遣毅還禱所過山川而始皇崩毅還趙高欲滅蒙氏言于二世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大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不若誅之乃繫蒙毅于代

附繫代辯 蒙毅繫代在吾蔚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代今代州因禱山川至代而即繫之夫始皇之東巡也至雲夢浮江而下過丹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北至瑯邪之罘西至平原津而病至沙丘而崩毅之遣禱所過山川也而曰至代州何也且史明言毅還而謂即禱所繫之尤相背也余則曰毅之繫吾蔚之代也盖喪自九原雲中還因繫毅于代以相近地

二世皇帝元年冬十月使者來殺蒙毅

二世既立趙高親近日夜勸誅蒙氏公子嬰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而背秦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以變古失其國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胡亥不聽遣御史曲宮乘傳至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

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没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諸公子絶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以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

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意不聽蒙毅言殺之
書殺示不以罪也然毅繫書于奉喪之下則斯高矯
詔之謀毅死繫于即位之年則二世聽讒之故其大
較然矣乎

二年秋七月趙成都君張敖來畧代地

初陳涉遣武臣張耳陳餘畧趙地至邯鄲耳餘勸臣
王趙涉聞之欲誅臣等家相國房君諫之而止乃封
耳子敖爲成都君使趣趙兵入關耳餘復勸臣無西
遣人益畧地于是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
黨敖來畧代

張敖畧地無足爲大輕重然而必紀者重惡秦不忘
趙也

冬十月趙成都君敖合兵救趙

李良反趙襲邯鄲殺武臣耳餘乃立趙後歇爲王秦
章邯引兵擊之耳與歇走入鉅鹿城秦王離圍之餘
北收常山兵數萬人軍鉅鹿北不敢前于是敖收代
得萬餘人壁餘旁後項羽破秦軍歇耳得出
何以紀用代兵也亦曰存趙代與有勞焉

漢高帝元年春二月趙王歇來王代

項羽已破秦兵遂入關乃論功宰割天下曰本起兵

滅秦者將校諸君與籍力也于是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以趙爲常山國王張耳而徙趙王歇來王代

三年冬十月王歇歸王趙立陳餘爲代王

初項羽王張耳客爲陳餘說羽曰耳餘一體今王耳餘不可不封羽望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乃環封之三縣餘怒知田榮亦怒羽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醜地願大王資餘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張耳敗走餘收復趙地迎趙王歇于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餘立餘爲代王

代相國夏說來守代

餘以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以夏說爲相國使來守代

趙歇之徙陳餘之王夏說之守所謂草昧之時傳舍其國者也備以紀之存世變示有歸也於戲國無陋多助者昌人無微履信者助是故莫威于羽不能止陳餘之西莫成于耳不能免常山之北餘捷于襲趙而隕身泜水說巧于說榮而躡血閼與是豈不有道存焉爾乎

秋九月左丞相韓信來定代地

信已破魏虜魏王豹使人請北舉代趙東擊燕齊南絶楚糧道漢許之遣張耳與俱信引兵來定代地破代兵閼與禽夏說遂出井陘擊趙○閼與潞州銅鞮縣西北地

何以紀漢之所以興也信破代漢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拒楚盖至是吾土始爲漢有其兵始爲漢用也夫天下精兵西則關中北則幷代蕭何時發關中之未調者從軍而淮陰復爲收合幷代之鋭以時至滎陽楚漢之勝負不已分乎故嘗曰漢高蕃手足以自强燕代皆其役屬項羽焚資次以自困九江亦所棄捐所以然者用人自用智愚殊等也

附韓信取趙論

盖嘗謂天下有形勢辨之審者運之成措着有後先揆之定者施之順昔人之論伐國有曰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畧腹心一潰餘皆投刃解矣而淮陰爲漢蹙項則先定三秦以去我腹心之疾旋收燕趙以剪彼羽翼之資然後漸東而平齊繼南而絶餉舒徐宛轉徘徊其旁曾不敢少逼以犯項氏之怒則與所謂潰其腹心者異也昔人之論進取有曰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遠交近攻餘可蚕

食盡矣而淮陰爲漢取趙則始于平魏以震其大西繼之取代以褫其極北然後鼓行井陘乘勝以東迅雷霆水從天而下曾不肯少靳以犯廣武之料則與所謂遠交近攻者異也於戲此非形勢之宜審後先之宜度者邪吾固知淮陰之達于是矣夫潰其腹心此施于兵分而將懦好謀而寡斷者也非所以蹙項也遠交近攻此施于宿昔之比憐四戰之與國者也非所以舉趙也何也項羽以拔山蓋世之氣歆致其毒于一噬而悉力以嘗之陷也張耳以首尾相捄之謀欲資其險以持久而緩出以撓之慢也是故蹙項如縛虎網罟四施而不使之覺舉趙如捕蛇一碎其首則寸步不前矣形勢有定宜先後有定着吾固知淮陰之達于是矣於戲非傑者而能然乎

三年冬十月復置代郡

韓信既定代漢乃復置郡漢高得代即置爲郡視此關中需財力便徵調也故曰代地吾所急此吐哺之初心借箸之餘畫也然則得趙胡以王耳曰耳故常山王也王耳不得已也所謂封建非意也勢也

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入寇將軍樊噲來討平之

見宣紀

此漢將再有事于代土也蓋自淮陰之下銅鞮夏說之敗閼與數載息有再有此亂說者曰漢初代未有王故臧荼稱亂首刼代地亦近似也而不知分封不度小人負乘地界邉夷禁網疎濶則漢之自爲者失矣見利即動不殲不已又何足恠哉

六年春正月封兄喜爲代王

天下已定帝懲秦孤立大封同姓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

或問子周之封代也平章安陽也廉頗尉文也皆代地也所謂封建于我土者也備以紀之宜也王喜之封則合三郡五十三城之地以爲國有鴈門焉不止代也亦得并紀乎曰其都我也其國號我也均所謂君我者也是故都我而號不我者韓王信是也號我而都不我者拓跋猗盧是也皆得紀之而況喜也乎

韓王信來都馬邑

帝以信材武所王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破邉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信乃來都馬邑

以太原郡爲韓國而信請治馬邑則彼時馬邑固太原屬邪

秋九月韓王信以馬邑叛降匈奴匈奴入寇

匈奴冒頓大入圍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捄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帝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于君王也信恐誅遂反以馬邑降匈奴連兵南踰勾注攻太原諸邑○勾注山名在鴈門西

信之請徙自負材武欲與匈奴角也一圍馬邑間使數往此其心能無他乎力不足以堅守一言詰之其情見矣故信即反馬邑之圍不書罪信也見非力不足也

七年冬十月帝自將討信將軍周勃樊噲夏侯嬰灌嬰擊信匈奴于武泉敗之

勃噲嬰從帝擊破信軍降葰人遂至武泉擊胡騎破之還降太原六城復擊破信胡騎于晉陽硰石因拔樓煩三城至平城灌嬰擊信至馬邑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擊胡騎于武泉北破之復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于硰石亦會平城○葰人

武泉樓煩皆縣名漢屬太原雲中鴈門郡今考之葰人在繁畤縣北武泉在朔州北樓煩在寧武關北砦石不可考或曰樓煩西北地

此漢將三有事于代土也內釁初興外變繼作倚恃非類以戕本根垂千百年禍俑未已於戲信罪可勝誅邪

帝追匈奴至平城

信既破亡降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等立故趙後趙利爲王復收散兵與冒頓謀攻漢冒頓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帝自將兵追擊之會天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冒頓佯走誘漢兵漢乘勝追北帝聞冒頓在代谷使使十輩視之來皆言可擊復使劉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攻此宜矜誇見所長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勾注二十餘萬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御史成進諫曰匈奴之性獸聚鳥散從之如搏影以陛下攻匈奴臣竊危之不聽遂至平城步兵未盡至冒頓縱精騎四十萬圍帝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

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最爲强盛帝乃用護軍中尉陳平秘計厚遺冐頓閼氏閼氏說冐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帝亦有神單于察之冐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至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言乃解圍一角時天大霧漢使人往来胡不覺陳平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乃從解角出帝欲馳夏侯嬰不可故徐行卒得脫與大軍合冐頓遂引去漢亦罷兵歸○廣武縣名漢屬太原在代州西北白登山名上有臺在大同東

此所謂白登之圍也紐于目前不恤遠計奉春喋喋徒取繫耳是後和親遂行絕口兵事中國獲生息矣昔人曰高帝取天下得于睢水之不流其保天下成于白登之不食今視之信哉不書圍尊中國也

附陳平秘計說

夫白登之圍史言用陳平計厚遺冐頓閼氏得脫至平傳乃言其計秘世莫得聞于是傳者不一有謂用木偶人舞牌如今之傀儡者有謂令畫工圖美好女子遺之者大抵踵桓譚新論爲億奪之說也譚之言曰閼氏婦人必有妬媔之行恐其寵以色奪必令漢得脫去亦近似矣應邵取其說以釋

漢書然嘗反復窺之則尚多可疑焉何者舞牌于壘自將士所共覩畫圖往遺亦夫人所必知何遂秘而不傳又漢人以公主妻單于不以爲隱奉春獻策金繒歲致若非呂后之苦爭則魯元就行矣而何美人之遺遂以爲醜惡可諱之事邪匈奴遺呂后孤羶之辭漢人隱之曰嫚書武帝詔曰朕餙女子以配單于夫即漢人之所諱與所不諱而白登之計可窺也桓譚之言雖爲近理恐其真未必然也自應邵引以爲據由是讀者以爲實然併譚所以憶奪者忘之矣吁不信夢邪或曰厚遺閼氏即平秘計也故史記漢書本紀俱無他言平傳云云多採之其家語耳是亦一說也雖然平嘗自言我多陰謀夫陰者人不及知之謂白登之秘未敢以爲必無要之傳疑史氏之法也

十二月匈奴寇代代王喜奔于京師

韓王信爲匈奴將誘匈奴數苦北邊至是匈奴大入寇代喜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自歸雒陽帝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

附蔚廢代城考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于

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盖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捄置傳鼓爲信胡大入傳鼓燕捄不至代王出奔國爲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堝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捄胡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故國王二子武爲代都晉陽參爲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爲文帝所居可乎廢城非文帝所居而誣文帝以被胡出奔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謂遂爲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代地居恒山北與夷狄邊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盖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盖少矣乃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衆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胡寇難以爲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盖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

矣代不屬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復租而不敢援以爲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胡出奔而不敢爲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草昧之際披荊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爲捄也必矣燕捄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鑒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此高帝之籌而代因之南也一統志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指爲文帝不亦惑哉又擂鼓堝

在廢城南更東南則爲蔚之九宮口由此百六十里可以達易今道雖湮塞而問之樵人可知也史言盧綰王燕時都易則所謂傳鼓者不愈信矣乎噫子長足跡遍九州其以是夫

封子如意爲代王

代相國陳豨來監代

如意幼未之國帝乃拜豨代相國監代及邊兵

說曰守豨曰監從本文也

九年春正月代王如意徙王趙

趙王張敖以貫高事廢爲宣平侯徙如意王趙

如意不之代至是乃議之趙而周昌相也盖代自王喜之後漢無王

孟舒爲雲中太守

貫高事發建捕趙王詔敢從者族舒與田叔十餘人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事白得出乃進言舒等帝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帝說盡拜郡守諸侯相舒爲雲中太守

雲中自趙置郡歷守多矣舒何以獨紀曰録賢也舒賢以從張敖胡雲中録也曰賢者之所爲不以地易也抑田叔之言曰舒不忍戰民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則舒之所以及于郡人者深矣

十年秋九月代相國豨反

豨素慕魏公子無忌爲人折節養士及爲代相趙代邊兵皆屬焉嘗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見帝具言豨賓客勝擅兵于外恐有變帝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是太上皇崩帝召豨豨稱病甚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畧趙代

如意已徙王而豨相國監代如故要地重兵此其所

以必叛

十一年冬十月將軍勃論來討陳豨破之

帝聞豨反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刼畧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遂東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帝曰守尉反乎曰不帝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四人各封千戶聞豨將皆故賈人帝曰吾知與之矣乃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于是將軍勃自太原入定代用晉侯張良計下馬邑屠之斬豨將乘馬絡豨復與韓信趙利連兵軍樓煩勃擊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圖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十七縣雲中十二縣將軍噲由清河常山殘東垣破得綦毋卬尹潘軍于無終廣昌又破王黃軍于代南韓信軍于參合胡騎于橫谷斬將軍趙既得相馮梁守孫奮將軍太僕解福等定代鄉邑七十三○橫谷在蔚州或曰谷作峪

此漢將四有事于代北也高帝懲合陽之失圖重屯兵以備警鑒韓信之反射出愛將以監兵然鼠虎之

勢一分梟獍之形立見則夫居重以馭輕嚴內而防外可不深長思乎至于陳豨厚養士而所得多賈人則亦葉公好龍之類也籍口信陵不亦繆哉

春正月韓信伏誅

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將軍柴武擊之武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歸者輒復故位號不誅也此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閻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于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求活于世此伍子胥所以僨于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肯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

問勃屠馬邑武屠參合何以不紀曰二者余有疑焉高帝之誅叛也師旅未行德宥先遍矜常山之守尉原東垣之罵夫未嘗極其刑也何留侯畫計而馬邑盡殲柴武遺書而參合無類乃相反如是邪或曰馬邑漢書作殘非盡誅也參合之屠自信所將胡騎耳

斯或得其實與

遷代于晉陽

詔曰代地居恒山之北與夷狄邊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患益少矣于是立子恒爲代王遷都晉陽○子恒即文帝

余嘗論高帝之籌代至是蓋三變也其始也建喜立犬牙磐石之宗連三郡五十城之地不可謂不强也而胡馬一馳社稷失守于是悼備胡之不豫憤所托之非人而有如意之封矣其繼也委豨樹愛子以作藩出信臣而相國不可謂不周也而勢亟則反操戈遂聞于是慮尾大之不行悔利器之輕授而有山後之割矣其終也置郡徵調隸于京師守尉比之內吏可謂紆變通之謀極補救之宜矣然威信時歉于數更兵勢漸輕于世將則亦未能無憾焉古語曰因時以興利利與害偕緣俗以立法法隨弊至於戲是在識治者審其勢耳

附代國考

考之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于商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

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于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爲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爲國是故文帝之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復以反子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于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徙代于清河後王莽繼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復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則始爲代繼爲晉陽中都終爲清河前後三變也語其號則始爲代繼爲代太原復爲代終爲廣宗前後四變也故夫凡言代王代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爲吾土而以後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執是以往可無迎刃于古牒矣

復置代郡更屬幽州

代既南徙于是復置郡屬幽州

附代郡考 夫代國之故按考可知也代郡紛紛爲論不一則後之人疑焉盖有謂代之治廣南有上黨銅鞮蔚不過其北境者又有謂今代州爲代在鴈門南

蔚不可指爲代者于是引韓信斬夏說于閼與以證代之洽廣誣文帝都代爲今代州以證代之在南無惑乎人之疑也夫代吾蔚也爲國則都蔚爲郡則洽蔚國有遷變不過文帝之晉陽如意之清河郡有更置不過隋初之鴈門唐初之陽曲秀容而已史皆載之不相淆也今以諸地里志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爲蔚靈丘廣昌爲今靈丘廣昌廣靈東安陽爲蔚廢安定縣馬城爲馬邑陽原爲弘州桑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且如爲中部都尉治鹵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所不可考者道人班氏标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丘廣昌鹵城晉所領縣三廣昌平舒而加富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武周永固則曷嘗南及閼與與今代州邪夫文帝不都代代國考辯之明矣夏說之閼與不過出師于彼以逆韓信之來可遂以閼與爲代地邪盖自烏桓鮮卑之雜居而邊土漸夷建安黃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自茲以降元魏屬之司牧齊人止置靈丘而代遂不郡矣唐之初也代陷于突厥迺因隋改鴈門爲代郡也則置代于鴈門因後周置蔚州于靈丘也則僑

治蔚于陽曲又僑治于秀容皆非舊也迨真觀破突厥置郡靈丘而仍蔚舊稱天寶更郡名復定代郡而仍鴈門舊地自此以後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遂以代爲代以蔚爲蔚而不知蔚之舊爲代代之舊爲鴈門也於戲代可移之南也而磨笄之山不可移鴈門可改爲代也而勾注之山不可改究沿革者亦惟本之禹貢表山川以定疆域斯萬世可求也

十二年冬十月陳豨伏誅

豨奔于靈丘將軍勃噲擊斬之并得豨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等于是代地悉定○斬豨一作當城代屬縣

十二月赦代吏民

豨既誅趙利亦平詔赦代地吏民爲兵所刼掠者

分置定襄郡

分雲中置定襄郡

附古四郡考夫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斥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于赧王之十五年于是秦因之爲三郡漢增置定襄爲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處其四則夫西北之陬豈止是哉故嘗曰三

代以来東南之地漸闢而西北之地漸淪固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城考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即廢豐州代爲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與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桐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隣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爲太原雲中定襄西北境與九原舉在塞外矣是則考興廢者不可不知也

文帝元年孟舒復爲雲中太守

舒爲太守十餘年坐虜入免帝初立召漢中守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帝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頓首曰賈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

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戰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帝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太守

如田叔言舒循吏也文帝求長者而叔對以循吏斯漢治所以近古與曰復爲美從善也

四年匈奴入寇將軍張說出塞擊之

出代○一作安丘侯張說

說不言獲史失之也抑冒頓之强漢之得志亦微矣

十年魏尚爲雲中太守

尚爲守軍市租盡以養士卒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匈奴遠避不近塞以尚繼舒此所以爲文帝之治也紀之不直賢尚也

十一年夏募民來實

見宣紀

十二年春三月募民來輸粟

見宣紀

十四年冬魏尚復爲雲中太守

匈奴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差級微下吏論輸作徒一日帝問郎馮唐家世因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帝怒起良久召問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擾也故李牧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攻鄲魏當是之持趙幾霸其後趙王遷用郭開讒誅李牧兵破士北爲秦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食士不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魏尚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過矣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帝說

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太守○澹林
即林胡
文帝以田叔之言而復舒以馮唐之言而留尚其所
以德澤邊人者至矣各兩紀之深嘉之也所謂言之
重辭之復必有大美惡者也

附雲中守論

或問雲中守漢初稱孟魏矣乎曰然舒
以殺傷免官尚以差級下吏漢法不既嚴矣乎曰然
此所謂馭庸將之常非所以待豪傑者也殆夫田叔
之言進而舒復馮唐之議上而尚留于是按轡于細
柳之軍懲忿于犯蹕之罰文帝之所得者深矣曰虜
入同也尚也首功甚多罪坐差級舒則殺傷所部至
數百人二君得微有優劣乎曰先王之撫民也以仁
其民之所以事之也以義不忍戰民與不私養錢之
意同爭臨城赴敵與大獲首功之效一臨機之勝負
斬獲之多寡則一時主客之異形所值盛衰之異勢
或郡兵習練之異宜虜人進退之異侯不可以區區
之損益爲賢者較重輕也即以今可知者言之則舒
當冐頓之强平城之餘雹且在尚值老上之立安丘
之北伐甫歸又舒立郡于兵革之初戶口減半尚受
任于實塞之後生養蕃孳爲科已自多矣而況其不

可知者邪余之所取于二君者亦曰其撫下也以仁
餘不計也

十五年匈奴入寇

匈奴驕肆數入寇殺畧吏民雲中遼東尤甚漢患苦
之

後六年冬匈奴寇雲中騎將軍令勉來屯飛狐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
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時復遣將軍蘇意屯句注張武
屯北地又命三將軍周亞夫等屯京師細柳棘門霸
上○文帝兩改元故有後六年景帝放此

按文帝之世匈奴數警蓋乎城解圍金繒歲劫虜驕
且肆已約復叛此樊噲所欲橫行賈誼所爲痛哭也
然文帝內事保民外惟謹塞二十三年之間紀出擊
者一屯邊者一而實塞者二任守者四其所以爲治
之詳畧真有道也於戲茲非後世所宜法者邪

景帝元年夏五月匈奴寇代

與約和親

六年李廣爲雲中太守

廣爲上谷太守徙上郡復轉爲雲中鴈門代郡所至
皆以力戰爲名

廣爲上谷録其賢矣何以復紀曰烈士不以易地敗行良史不以費辭損實所至力戰余烏得不復紀哉

中三年匈奴寇代中尉魏不害來屯高柳

後二年秋疫

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驃騎將軍李廣來屯雲中

時亦遣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

二年夏六月將屯將軍王恢等來伏馬邑誘擊匈奴不克擊而還

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而匈奴侵盜不已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不以已私怒傷天下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圍者非力不能併以休天下之心今邊境數警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

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疾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追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可取帝從恢議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許翁壹翁壹還詐斬死罪囚縣

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于是單于將十萬餘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于是單于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恠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單于欲刺之尉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引

兵出塞且曰吾得尉史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弗及而還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還帝怒恢不擊輜重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不敵祇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免陛下士三萬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遛斬恢行千金丞相田蚡蚡言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是爲匈奴報讐也帝朝太后太后言之帝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慰士大夫心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于是恢自殺○武州縣名在偏頭關南

馬邑之詐論者惜其謀泄遂無成功其咎之者亦不過曰伏兵三十萬無不泄之理余則以爲馬邑之謀泄漢世之利也夫自高帝困平城以來文景生養休息垂四十年塞下始漸殷富士馬亦稱克備匈奴雖盜塞而貪漢財物關市不絕無深讐也王恢首禍造此短謀夫單于之入也豈不致疑十萬騎穿武州塞豈爲無備而可駢首戮之邪邀窮寇于邊賊示之以必死合匈奴之精銳期之以盡殲吾知漢將漢兵必

有當之者矣夫馳突匈奴之所長守險中國之所利縱旁谷之伏合四面之圍以天下久不事戰之卒遏匈奴十萬騎之奔軼吾恐未爲成筭也材官一殲鋒力頓勁而與虜結骨恨之讐尋相當之報則漢從此索矣將來雖有衛霍何能成絶幕之功乎故曰馬邑之謀泄漢世之利也王恢曰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其言是也而何始謀之大繆邪

六年春騎將軍公孫敖輕車將軍公孫賀出塞擊匈奴無獲而還

見宣紀

無獲譏輕舉也于是武帝之于匈奴貳過矣

赦代兵

敖等之北伐也敖廣失師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代鴈門軍士不

循法者

將吏新會上下未輯所謂兵將不相識也刷耻改行

復奉正義所謂三軍大敗不可斬也于此可以窺漢

法矣

附漢邊兵從征說

夫漢伐匈奴分道四出說者曰用

南北軍也考之漢書衛青霍去病之大舉也曰各配

五萬騎又曰去病所將常選又曰敢力戰深入之士

皆屬去病似亦以爲發兵都下也然上谷太守郝賢

以四從出塞侯今將軍教廣失師則下詔赦代鴈門

軍士且詔文曰代郡將軍教鴈門將軍廣則是當時

諸將皆即將所出之郡兵以往也青去病主兵貴重

故多配以宿衛之兵或爲之部曲餘不皆然也然則

謂當時邊民不苦于格鬬吾不信也故曰死屬邊人

功歸部曲

元朔元年秋將軍李息出塞擊匈奴敗之

息出代斬千餘級時衛青亦出鴈門有功

二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衛青將軍息出塞擊匈奴大破

之

青息俱出雲中至高闕西至符離擊胡之樓煩白羊

王于河南得首虜數千羊百餘萬于是漢遂取河南

地置朔方郡復繕故秦時所爲塞因河爲固○符離
塞北塞名白羊胡名河南今河套

二月改九原郡爲五原郡

三年夏匈奴寇代太守共友死之

數萬騎入殺千餘人

共友何以書死曰考之史大事記曰敗代太守則有
戰也匈奴傳曰數萬騎入則力不敵也力不敵而敗
敗而死無餘責也

四年夏匈奴寇代定襄

殺畧數千人

五年春車騎將軍青出塞擊匈奴破之

青將三萬騎出高闕游擊將軍蘇建强弩將軍李沮
騎將軍公孫賀輕車將軍李蔡出朔方將軍李息張
次公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以爲漢兵不能
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獨與其愛妾
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
百里弗得得右賢俾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帝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
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塞上而還
自武帝有事于匈奴其在茲土者已五舉矣惟此行

兵大捷于是青益封八千戶三子皆侯部曲盡貴漢所以待戰士者不繼矣而況士馬物故與匈奴歲入殺傷相當邪是故兵聖王重言之

秋匈奴寇代都尉朱英死之

數萬騎入殺畧千餘人

英何以書死猶夫友也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塞擊匈奴敗之

青率中將軍敖左將軍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建後將軍廣强弩將軍沮凡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三千餘級

夏四月大將軍青復出塞擊匈奴絕幕而還

斬首萬餘前將軍信右將軍建將三千餘騎獨逢單于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匈奴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貳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青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

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于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曰善遂囚建還建至贖爲庶人○幕虜中沙磧傳瓚曰沙土曰幕

青兩年三出軍皆大捷而前軍之降右軍之沒不能免也故曰兵事勝負未易談也

附尹畊九宮私記

客有過尹子九宮山房而論古成敗者曰衛將軍不斬蘇建其言得爲將之體尹子曰不然乃得爲將之用不得其體夫體者常也常守經而不易用者變也變隨權而趨時夫將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推轂以示有進授斧以示不疑而曰不敢擅誅以風人臣不敢專權斯失之矣青之言曰青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此青之心而余所謂權也夫武帝以雄才大畧馭將于上治兵振旅法令較一以才氣無雙之李廣不能冐尺寸之功以取侯間行千金之王恢不能以太后丞相之故而免罪青戚里之侯椒房之介也拜將軍中立號塞上可謂貴重極矣則雖無專戮可也若行之于敵壘倉皇之日國勢危疑之時或主勢稍失于下移或內倖可得以掣肘此則樂毅之所以出奔李牧之所

以隕首章邯之所以背國申屠嘉之所以嘔血也有敗而已何以立功故曰青所言乃得爲將之用不得其體也客曰然則周霸之論善乎曰何善霸也霸之言小人也夫將者以賞罰爲勸懲以功罪爲賞罰以勇怯爲功罪已之喜怒恩怨威惠不敢加于其間也是故罪有所必誅賞有所必致致賞非市恩則誅罪非立威也霸欲任刑明威固死將也夫蘇建以少敵衆力戰以歸師雖喪沒而分單于兵不令專走大將軍其功足贖也趙信降胡以生而使建歸漢以死則閎安所謂示後人無反意者得之也卒之賜贖則武帝亦審于是矣是故斬將之議當以閎安爲正

元狩二年夏匈奴寇代

殺畧數百人

三年秋匈奴寇定襄

殺畧千餘人

四年夏四月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出塞擊匈奴大破之

帝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後

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
定襄捕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青出定襄前
將軍廣左將軍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曹襄皆屬
青趙信爲單于謀曰漢軍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
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青
軍于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亦縱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兩軍不相見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尚彊戰
而匈奴不利薄暮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
北馳去漢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發輕騎追之青大

軍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里不得
行捕斬首虜萬九千級北至趙信城得其積粟食軍
留一日燒其餘粟而還去病騎兵車衆與大將軍軍
等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二千
餘里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
戶都尉八十三人斬首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封狼
居胥山禪于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役也兩軍戰士死
者數萬人馬死者數萬匹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
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漢武之北伐極于是矣由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

而漢亦士馬物故不復大出千載之下論其雄畧往
往有撫劍之思而較彼虛耗則又不能無苞桑之慮
也要之先自强而後治人善守險而難野戰斯不失
中道矣夫

雲中太守遂成賜食邑

漢兵還去病益封拜大司馬諸校悉侯大將軍青不
益封吏卒無封者獨雲中太守遂成賜食邑二百户
黄金百斤秩諸侯相
武帝有事匈奴郝賢建侯于上谷遂成食邑亦雲中
古人曰士之立功名匪止才能亦有遭際覩之信夫

元鼎五年秋九月匈奴寇五原

殺太守

六年秋浮苴將軍公孫賀出塞擊匈奴無獲而還

賀將五千騎出五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不見虜而還
特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亦不見
虜而還○浮苴井名在匈奴大北令居不可考
無獲書譏虜已遁而顧窮兵以逞非心乎民者也或
曰浮苴之師所以報五年之寇也曰疆埸之事何歲
無之北伐獫狁至于太原備之而已何至憧憧相尋
報邪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至于五原

帝將封禪以古者封禪必先振兵釋旅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秉武節親帥師焉乃置十二部將軍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至五原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千餘里遣使告匈奴以天子自將待邊匈奴逃遁乃還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況恣之以遠遊加之以黷兵邪甚矣武帝之似秦政也

夏四月帝至于五原

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菑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可遇于是復東至海上北至碣石自遼西至五原乃還○碣石山名在昌黎縣西北遼西今永平府

四年冬十月帝至于代

帝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至代乃還幸河東中都○回中在安定高平間蕭關在回中北獨鹿山名鳴澤水名俱在涿州

按帝之至代歷獨鹿鳴澤由前必出紫荊由後必出居庸其反也遂幸河東中都由西必入鴈門由東必入平刑而今不可考矣意謂秦皇漢武車轍馬跡遍天下豈虛語邪或問舜至恒山紀曰巡狩武帝三至

不書其故何也曰巡狩者巡所守也無非事者紀之見一代之典也若夫武帝三至則一以黷兵一以封禪一以禱祀蓋真不足紀也畧之示譏

附獨鹿山辯

獨鹿山考之一統志曰在涿州城西下有鳴鹿澤涿州志亦曰在城西下有鳴澤則武帝幸雍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至代者即此無可疑也然州志復曰獨鹿即涿鹿疑獨濁字類濁涿音同之誤使然則黃帝爲都涿矣夫涿鹿之在保安卓有明證阪泉赤城其在地里者可稽魏祀金禱其在人事者可稽大荒軒轅臺其在古書者可稽而謂黃帝都涿可乎且太行東北之郡縣以鹿得名者何限故有獲鹿鉅鹿東鹿也何于獨鹿遂欲强之于黃帝邪一統志志保安則曰涿鹿山在城西黃帝破蚩尤之所志涿則曰獨鹿山在城西北漢武出蕭關所經亦既明矣然復曰涿鹿一名獨鹿則尚未瞭然于古蹟而爲是牽强之辭也意以獨鹿爲涿鹿則以歷下之磨笄爲磨笄蚳畫之靈丘爲靈丘又何恠焉故嘗曰代子之國代可移而磨笄之山在代東南者不可移黃帝之都涿可移而涿鹿之山在保安西南者不可移也

太初三年夏四月築塞外城障將擊將軍韓說來屯

遣光祿勳徐自爲自五原塞外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號光祿塞說將兵留屯其旁
築城障必紀重民力也

秋匈奴寇五原壞塞外城障

殺畧數千人
韓說兵屯而未聞有戰豈其時罷歸邪

天漢元年秋謫罪人來屯五原

三年春三月帝東巡還祀恒山
帝修封至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至恒山致祀
祀恒山蓋于上曲陽也然漢人之至恒山率由山前
自真定而來所謂入恒山北谷也故史記曰常山王
有罪廢天子封其弟子真定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
嶽皆在天子之郡則夫指真定爲常山郡亦誤也

四年春正月游擊將軍韓說出塞擊匈奴
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時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
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出鴈門戰不利
說不言獲史無考也然貳師因杅戰不利則說可知
矣

征和二年秋九月匈奴寇五原
殺畧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

殺都尉

三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塞擊匈奴敗績降匈奴

貳師將七萬人出五原匈奴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趙信城北邸郅居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邀擊漢軍于夫羊句山峽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貳師家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合戰一日漢殺左大將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壍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敗貳師遂降

此武帝與匈奴戰之終也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武帝鞭棰四夷惟日不足卒之兵敗將降內變且作此輪臺之所以悔也然嘗論武帝之將其立功于我土者則衛霍擅其雄而蘇李奮其勇其爲吾土之人

者則郭李累其續而荀彘騁其謀貳始之徒不足道也

昭帝始元四年秋匈奴寇代

殺都尉

元鳳元年匈奴寇五原

畧殺數千人

宣帝本始二年秋雲中太守田順及前將軍韓增出塞擊匈奴敗之

初漢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烏孫至是烏孫昆彌及公主皆上書言匈奴連歲發兵侵擊烏孫欲隔絶漢昆彌願發兵五萬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哀憐出兵救之漢乃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祁連將軍田廣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出張掖蒲類將軍趙充國出酒泉前將軍增以三萬餘騎出雲中太守順以三萬餘騎出五原右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從西方出匈奴聞漢兵大出驅畜産遠遁是以五將少所得增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虜百餘級順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斬首虜千九百餘級鹵牛馬七萬餘引兵還惠護烏孫兵至右谷蠡庭斬獲甚衆

三年後將軍趙充國來屯

匈奴發十餘萬騎南旁雲中塞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乃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九郡五原雲中代定襄上谷鴈門北平漁陽

二年之北伐也五將偕命三年之將屯也充國獨來宣帝之于宿將無俟金城知之審矣

甘露二年冬十二月匈奴款塞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來年正月嗟夫匈奴之服漢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盖自文景之生息而塞下阜安武帝之誅伐而四夷震懾宣帝之綜核而將校輯睦由是五單于亂于內烏孫先零叛于外而匈奴衰矣陳辭塞下稽首甘泉漢于是乎始尊於戲人知呼韓之入朝當宣帝之綜核而不知由武帝誅伐之力人知四夷之震懾由武帝之誅伐而不知爲文景生養之功然則欲尊中國以服四夷者此非其施爲之序也邪

三年春正月居匈奴于塞下

呼韓邪單于既入朝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許之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兵送之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

米糒前後二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何以紀嚴華夏之防也入朝可從位諸侯王上其禮則太優出塞可送忠昌留衛其情則太昵暫居塞下猶可許急保受降城其防則太忽故嘗爲漢人計曰單于入朝賜予宜厚位諸侯王下禮成遣歸衛之出境其請留光祿塞則告之曰匈奴之有幕北自其祖先單于以復土紹業爲孝大漢以推亡固存爲仁留居光祿塞不惟漢失所以存單于而復之舊之意亦恐單于之部落種人安此近便忘其祖先之業也單于如恐兵力不足以誅不服漢其勑烏孫烏桓先零諸羌以無通郅支夫如是則恩禮既周名分亦正治已治人仁義之道也噫汲黯之論降胡侯應之論保塞其足以語于是乎

附汲黯論降胡侯應論保塞議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內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入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

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混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官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賣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竟寧元年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應以為不可許上言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

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先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頗聞匈奴中樂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繫

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崖岁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也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求請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凡此十者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元帝初元元年輸匈奴粟

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邊郡轉穀二萬斛贍之

何以紀譏狥人也一夫不畊或受其饑矣而況輦數萬之粟廩異類之人乎

永光元年秋歸匈奴于北庭

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其大臣多勸其北歸乃請北歸其國許之

何以紀喜去我也至是而華夷內外始正其所也或問綱目書匈奴單于歸北庭此曰歸匈奴者何曰尊漢也不與夷狄擅中國也

二年秋七月詔雲中太守韓次君擊羌不果行

○漢書馮奉世傳作韓安國定襄太守

成帝河平二年馮立爲五原太守

立奉世子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都尉至是遷太守居職公廉甚有治行

紀立非止賢立也抑以見唐有孫也是故官師將之卜仁也代徹勃焉

永始二年馮參爲代太守

參立弟爲人矜嚴竟寧中以王舅出爲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爲寢中郎至是遷太守

立參競爽翩翩塞方吾知兩君之誣不止上郡也是故紀之不厭

王莽篡漢二年冬十二月莽遣其五威將軍苗訢等來屯

莽既篡漢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夷狄迺拜十二部將軍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餘出西河漁陽張掖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募囚徒丁男轉輸衣裘兵器糧食議滿三十萬衆人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納之工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兵未全集先至者分屯邊郡

三年莽遣其中郎將蒲苞副校尉戴級出塞誘降匈奴苞級將兵萬騎多齎金寶至雲中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皷車各一黄金千斤戲戟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金五百斤傳送登詣長安

匈奴來攻

匈奴單于聞莽脅拜咸助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

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五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籌塞大殺吏民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數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

何書來攻春秋盟唐之意也說見宣紀突厥默啜來攻下

莽遣其田禾將軍趙並來屯田

莽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內郡愁于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并州尤甚

凡書屯田嘉之也嘉莽乎曰何嘉莽也著其多事無實爲斯民擾也是故趙並非屯田之人北假非屯田之地二十萬衆張口待哺則又非屯田之時也美惡不嫌同辭據事見也

四年莽遣其東域將嚴尤率烏桓兵來屯

莽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尤爲東域將率烏桓兵屯代皆質其妻子于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叛還爲抄盜而諸郡盡

殺其質由是皆怨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羈縻屬之代郡以東無寧日矣

七年春代五原兵起

莽法令數更民不得安業又自攬威權不任臣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詞獄拘繫逢赦乃出邊兵二十餘萬仰衣食縣官代五原尤被其毒往往起兵數千爲輩轉入旁郡莽遣其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然邊郡逃亡亦畧盡矣

中國無主則外寇交侵賦斂不時則內釁四起必然之理也紀曰兵起惡莽之辭也

帝玄更始元年李興隨昱石鮪閔堪起兵應漢

興昱五原人鮪堪代人皆自稱將軍

何以紀存漢德與忠節也是故興等亦豪傑也

二年代大守趙末謁大司馬秀于廣阿

見宣紀

何以復紀發縱者況而從善者末也交嘉之

代令張曋反復胡將軍耿舒來討平之

末之謁光武也光武令復任末還未至而曋據城反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耿舒光武以耿弇弟舒爲復胡將軍擊曋平之末乃得復任

更始未亡永不就徵曅之拒永安知其不爲更始也而以反書乎曰廣阿長安成敗之跡已分中華外夷順逆之理素定曅以令背守以華即夷其志欲何爲乎果爲更始則宜抗表長安請兵拒永咸未聞焉而招迎胡虜以爲援助罪固不赦也

兩鎮三關通志卷五